

【精彩书摘】

我们为什么要争论 “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

□江晓原

中国古代到底有没有科学?这个问题虽谈不上有多热,但多年来也始终未冷下来,时不时会被人提起,或在争论别的问题时被涉及。

在20世纪初的一些著名中国学者看来,这根本就不是问题——他们认为中国古代当然没有科学。例如,1915年任鸿雉在《科学》创刊号上发表《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1922年冯友兰在《国际伦理学杂志》上用英文发表《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及其后果的一种解释》一文,直到1944年竺可桢发表《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产生自然科学?》一文,意见都是相同的。

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定义问题。在本世纪初那些最先提出中国为什么无科学这一问题的人士心目中,“科学”的定义是相当明确而一致的:“科学”是指在近代欧洲出现的科学理论、实验方法、机构组织、评判规则等一整套东西。上述诸人不约而同都使用这一定义。这个定义实在是非常自然的,因为大家心里都明白科学确实是从西方来的,在中国传统语汇中甚至没有“科学”这样一个词。

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却越来越成为一个问题了——因为许多学者极力主张中国古代是有科学的。于是“有”“无”两派,各逞利辩,倒是使得关于这一问题的思考深度和广度都有所拓展。

20世纪90年代初,拙著《天学真原》出版后,逐渐被“无”派当作一把有用的兵刃,不时拿它向“有”派挥舞——因



《中国古代技术文化》
江晓原 著
中华书局

为此书用大量史料和分析,论证了中国古代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天文学,这被认为不但在客观上从一个学科为“无”派提供了证据,并且还提供了新的论证思路。

另一方面则是“有”派的论证,比如先改变科学的定义,把科学定义成一种中国古代存在着的东西(至少是他们认为存在着的),然后断言中国古代有科学。谁都知道,只要在合适的定义之下,结论当然可以要什么有什么,只是这样做在实际上已经转换了论题。又如,因为“无”派通常认为现代科学的源头在古希腊,于是就试图论证西方古代也不存在科学,比如论证古希腊也不存在科学的源头,因此要么古代中国和西方半斤八两,大家都没有科学;要么就允许使用极为宽泛的定义——这样就大家都有科学。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科学史教授戴维·林德伯格是中世纪科学史方面的权威,著有《西方科学的起源》一书。林氏所谓的“科学”,就是指公元1450年之

后的现代科学,他的“科学”定义,和当年任鸿雉、冯友兰、竺可桢等中国人所用是一样的。至于“科学”的起源,林氏主张考察公元前600年至公元1450年间的欧洲科学传统,他主张现代科学的源头在古希腊。在此前提下,他还强调中世纪与早期近代科学之间是连续的。

与此相比,国内“有”派人士则往往乐意采用宽泛无边的定义,例如,将“科学精神”定义为“实事求是”,听起来似乎也有道理,但这样的“科学精神”肯定已经在世界各民族、各文明中存在了几千几万年了,这样的“科学精神”又有什么意义呢?采用任何类似的定义,虽然从逻辑上说皆无可,但实际上无法导出有益的讨论。

面对近年有那么多人加入关于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的争论,有人曾提出一个值得思考的疑问——你们到底为什么要争论这个问题呢?事实上,这个问题有着明显的现实意义。

许多“有”派人士希望,证明中国古代有科学可以拓展他们的研究领域,并使他们的某些活动更具学术色彩。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对阴阳、五行、八卦、星占、炼丹、风水之类的中国古代方术怀有长盛不衰的热情,他们热切地希望为这些“东方的智慧”正名,要让这些东西进入科学殿堂。

而“无”派人士之所以坚持使用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定义,拒绝各种宽泛定义,一个重要原因是担心接受宽泛的“科学”定义会给当代的“伪科学”开启方便之门。如果站在科学主义的立场,主张对伪科学斩尽杀绝,那这样的担心当然是有道理的;但在主张对伪科学持宽容态度的人看来,这样的

担心就是多余的了。

国内科学史圈子里有一个著名的八卦——其实是真实的故事:有一位科学史前辈,曾质问一个正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攻读科学史博士学位而又主张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的年轻人说:你既然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科学,还来这里干什么?

这个八卦的意义在于,提示了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的问题可以直接引导到“为什么要研究科学史”这个问题。许多人士——包括一些科学史研究者在内——认为,科学史研究的任务,主要就是两条:一是通过“发现历史规律”去促进未来科学的发展;二是在历史上“寻找”科学。

不幸的是,这两条至少都是镜花水月,甚至是自作多情的。

正如林德伯格所言:“如果我们的目标只是解决现代科学中的难题,我们就不会从了解早期科学史中获得任何裨益。”科学发展有没有“规律”,有的话能不能被“发现”,迄今都尚无任何明确证据。因此不能指望研究科学史会解决现代科学中的难题,负责任的科学史研究者也不会向社会作出虚幻的承诺,说自己可以预见甚至“指导”未来科学的发展。

林氏还说:“如果科学史家只把过去那些与现代科学相仿的实践活动和信念作为他们的研究对象,结果将是对历史的歪曲……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抵抗诱惑,不在历史上为现代科学搜寻榜样或先兆。”这样的论述,简直就像是专门针对某些中国学者而发的——当然实际上并非如此。

(摘自《中国古代技术文化》,标题为编者所加)

【编辑推荐】

《走出中东》
周轶君 著
中信出版集团

作者亲历16个国家,访问135位人物后,由中东落笔,扩展到全球各大新闻热点地区,完成这本著作,以客观、思辨的笔触,记录下每个人在历史转折中的处境、变迁中的笑声与泪影。

《寻路阿富汗:在历史与现实之间》
[英]罗瑞·斯图尔特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年,罗瑞·斯图尔特进行了长达36天、从赫拉特前往喀布尔的徒步旅行。他克服了各种各样的风险,记录下这一处于地缘与文明的复杂状态下的国家及其人民的生存状态。

《通往冈仁波齐的路》
张杨 著
中信出版集团

作者在书中回顾了自己20年的从影历程,以及备受瞩目的电影《冈仁波齐》、《皮绳上的魂》的创作故事。传奇的经历与颇具张力的行文风格透露着张杨独特的艺术观与坦诚的人生观。

《寂寞的游戏》
袁哲生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7篇短篇小说描摹了各种不同的人际情感,例如父母与儿子之间的亲情,年少时同学之间的友情,或是结婚多年的夫妻之情,作者刻意在中捕捉寂寞这种“生而为人必定面临的困境感”,字里行间处处散发孤独的感觉。

《冰血:零下30℃的刑侦现场》
萨苏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本书以从警数十年的东北公安老丁为线索,还原了他所听闻和亲身经历过案件,那些在零下30℃的现场发生的真实故事。

《故事生灵》
贾平凹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书中收录的16篇短篇小说,是贾平凹早期和中期短篇小说的精华。小说多以陕西商州人物故事为原型,谈民族气节、人情世故、生活哲理等。

《丰子恺漫画古诗词》
丰子恺 绘
李晓润 评注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丰子恺从童年以《千家诗》启蒙,到晚年在咏诗作画中走完人生的历程,不论在多么晦暗的人生遭际中,都能从诗中汲取精神的能量,从容面对困厄。本书精选150多幅丰先生的古典诗词漫画,并对这些诗词进行了简要评注。

《雨中杀手》
[美]雷蒙德·钱德勒 著
新星出版社

钱德勒以菲利普·马洛为主人公的侦探系列作品,早已突破一般类型小说的局限,跻身经典文学的殿堂。本书收录了钱德勒生前从未出版的八篇小说,是开启菲利普·马洛前世今生的金钥匙。

【新书评】 用科幻探索人性奇点

□陈楸帆

奇点(Singularity)这个单词来自于天体物理学:它指的是时空中(例如黑洞内部)所有物理理论都失效的一点。上世纪八十年代,科幻小说家弗诺·文奇将该词与数学家古德的智能爆炸概念联系起来。1993年在NASA召开的一次研讨会上,文奇宣称:“在未来的三十年间,人类将会掌握创造超人智慧的技术手段。之后不久,人类时代就将宣告终结。”

无独有偶,以准确预测未来闻名于世的发明家雷·库兹韦尔在2005年推出了畅销书《奇点临近》,他预言,奇点将在2045年到来。那一年,人工智能的计算能力将达到所有现存人类智力总和的十亿倍;借助生物技术和纳米技术,人类的进化开始由自己掌控,长生不老成为现实;人类能将意识扫描入电脑,变成虚拟存在或不朽的机器人,逃到神灵游荡的太空边缘;在几个世纪的时间内,人类智慧将会被重组,它将参透宇宙万物。库兹韦尔相信这就是人类作为一个种族的终极命运。

奇点主义者热衷于描绘巨变到来时的奇观与探讨实现的技术路径,却往往有意无意回避了这样一些更为模糊微妙的问题:

当以意识形态上传到虚拟空间之后,人类的情感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在永生与繁衍后

代之间如果只能选择其一,我们该如何选择?数据时代的神灵是什么样的,诞生于虚拟空间的孩子们又将遵循怎样的生存法则?爱是一种算法吗?

幸运的是,我们还有刘宇昆,这样一位横跨东西方文化,触角遍及多种学科的作者与译者。许多人知道他,仅仅因为他帮助《三体》与《折叠北京》登上雨果奖领奖台,但不知道的是,他本身就是一位极其优秀的科幻奇幻作家,他的《折纸动物园》囊括雨果奖、星云奖、世界奇幻奖在内的全球范围内诸多奖项,缔造了一项历史纪录。他的架空历史奇幻史诗“蒲公英王朝”三部曲,也被业界评价为近年来最具独创性与野心的杰作。

这次,他最优秀的部分短篇作品由资深译者耿辉重新修订翻译,以更加完美的面貌,收录于这本《奇点遗民》小说集中,这也是他在国内出版的本第四本选集。

刘宇昆的小说充满文化冲突与人文关怀,却又不乏硬朗精准的技术细节。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总能用细腻文字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柔软,为作品赋予宗教般悲悯的光芒。这与他多元文化背景所造就的独特视野关系密切。

从哈佛法学院毕业后,刘宇昆一开始在一所联邦法院当法官助理,之后成为一名企业

税法律师。这份工作辛苦却也报酬丰厚,只是工作时间非常长,剥夺了他的写作时间。当刘宇昆和邓启怡决定一起建立家庭时,他不得不再次作出选择。他不想成为那种从不关注孩子的父亲,而且他十分怀念写作的时光。

于是,刘宇昆再次转换职业,成为一名专攻高科技专利案件的诉讼顾问。这份工作让他得以充分运用自己所擅长的法律知识及科技技能,而且工作时长要合理得多。刘宇昆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妻子和女儿,最重要的是,他又能再次拿起纸笔,继续钟爱的小说创作。有了两个孩子之后,他的许多作品探索着技术变革所带来的家庭关系的变化,如《拟像》中因为出轨而被女儿厌弃的父亲,只能一次次从拟像相机所制造的幻影中重温天伦之乐;如《奇点遗民》中描写了父母在被抛弃的真实世界里与虚拟空间中的机器争夺后代的动人故事。

如今的刘宇昆已经成为一名全职作家,他说:“我很庆幸能得到这样一份广阔而深刻的中国文化和语言遗产,这是一份美妙的礼物。”

我们同样庆幸,在奇点尚未降临的今天,有刘宇昆的《奇点遗民》陪伴我们去思考关于科技、关于人性、关于变革时代的怕与爱。



《奇点遗民》
刘宇昆 著
中信出版集团